

待到春草开花时（重版前言） 摘《春草》

裘山山

写完“春草”正是草木葱茏的三月，我这个人却是蔫蔫的。这个长篇耗去了我一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从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完成，从来没有顺畅过，每天只能写一两千字，一点点的往前走。

原因很简单，所写的人和环境都离我太远了。一个农村女人，一个浙江农村女人，两者都不是我所熟悉的。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，连知青都没当过，且少小离乡，对故乡浙江的生活也比较陌生。可我却是那么渴望把她写出来，她就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心里埋了很久，我就是不动锄头，她自己也会破土而出。

这部长篇时间跨度较大，从1961年到2001年。因为我努力写出这样一个女人的命运感，并努力寻找出她们之所以如此的缘由。她所经历的苦难到底是命定的？还是后天造成的？其实直到小说完成，我也无法用一两句话来概括。

我想肯定有大环境的原因——生在60年代的农村、长在70年代的农村、奋斗在80年代的中小城市，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性来说，肯定是举步维艰；也有小环境的原因——投在有三个男孩子和一个重男轻女的母亲的家中，又嫁给一个好高骛远、不肯吃苦、不肯踏实努力的丈夫。前者是所有那个时代农村妇女的命运定数，后者是春草独有的命运定数。

春草倔强，如果不那么倔强，也可以和其他农村妇女那样，过着虽不富贵也还能安稳的日子；春草妈身为女人，却是那样的重男轻女，把唯一的女儿当作不用白不用的劳动力。如果她不那样，春草也不至于赌着气要找一个读过书的远离故乡的男人。

似乎人生的每一步，春草都在艰难的跨越障碍。

何水远这个人物，与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村青年相悖。以往我们看到的农村青年都是朴实、踏实、老实，他却如此虚浮滑头加懦弱。读书带给他的不是见多识广，而是好高骛远，投机取巧，渴望一夜暴富。他一次又一次的拖累春草，几乎把春草彻底撕掉。

很多读者觉得何水远不可思议，春草对何水远的感情也不可思议。但我却认为他们都有存在的现实基础。我想借何水远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：人性的弱点不是以

类别划分的，不是说某一种人就有某一种弱点，不是说只有城里人才会养出公子哥儿，只有城里人的孩子才怕吃苦，耍滑头，相反，也不是只有农村孩子才不善言词，或者不讲卫生。人性的弱点可能出现在各种人群身上。

我还是借春草妈表达出这样一个看法：在农村，女性在作为男尊女卑的受害者的同时，也常常成为男尊女卑的帮凶。她们因为是女性而受尽生活磨难，一旦有条件了，又会去折磨其他女性。自然，在城市女性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形，只是相对少一些。

作为女人，首先要有人的主体性，然后才能有女人的主体性。就是说，首先应该是人，然后才是女人。否则就中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女人。但无论是春草还是春草妈，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，甚至许许多多的女性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到小说结尾，春草也没有过上好日子，但她仍不气馁，仍对生活充满希望。这不仅是草的韧性和顽强，更是对草的祝福和希望。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吃力的长篇，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我一直关注着春草这样的人物，我希望她们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希望草也能开花，并且绚烂。